

陈建洪 / 著

思绪

现代

—— 文本阅读与问题理解



上海三联书店

思绪 现代

——
文本阅读与问题理解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思绪现代/ 陈建洪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03.

ISBN 7-5426-1864-4

I. 思... II. 陈... III. 学术思想—西方国家—文集 IV. B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106751号

思绪现代——文本阅读与问题理解

著 者/陈建洪

责任编辑/倪为国 艾 卉

装帧设计/人之初工作室

监 制/沈 鹰

责任校对/张大伟

出版发行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235)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c.com>

E — mail: sanlianc@online.sh.cn

印 刷/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

版 次/2004年2月第1版

印 次/2004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/635×940 1/16

字 数/135 千字

印 张/14.75

印 数/1—3100

ISBN7-5426-1864-4

B.144 定价:24.00 元

绪言

开始准备这个小集子的时候，感觉颇伤脑筋，面对这些毫无连续性的零碎文章，不知该如何合其成为一本书。闷头想了好一阵子，仍然没搞明白到底如何化零为整。各篇文章的写作皆出于偶然机缘，本身并没有一个连贯的思考过程。若干年前，曾有明眼前辈诚曰，做学问犹如木匠钉钉，钉得深钻得透，但是光一枚钉子还不够，要多钉几枚，才能承受得住重量，才会有平面感，有立体纵深感。回首再看这些文章，却有心猿意马之感。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钉子倒钉了不少，只是东倒西歪，入木三分自无可能，偶尔点到为止已属庆幸，大多皆旁敲侧击而已。故各篇之间思无定所，文缺体统。

古人文章，或载道，或自语。载道者，文化天下，以教他人；自语者，心动于内，以求自明。卡西勒在其力作《人论》中曾引莱辛语曰，一本大书是一宗大罪。反言之，一本小书是一宗小罪。如此说来，无论载道还是自明，写作反正是一宗罪。载道者，欲言人所不能言者，是为僭越；自明者，欲窥镜花水月之容，常随时间破碎，是为无常。前者为伦理道德之罪状，后者为本体欠然之罪态。人欲成人，必以人言立天意，以成天下法度，以慰营营苟苟之生。若不犯僭越之罪，眼睛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赤裸之躯，也不会产生用以掩身遮体的道德羞耻感；若不于无常之中截取片刻安宁，早已如泥沙般浑浑噩噩水流东。所以，写作是一宗不得已之罪。载道大言，以安营营此世众生惶惶之心；自道小语，为求脆弱躯体偶见片刻光明。人是会思想的芦苇，人是罪人，皆因人会思想；神学家们说，罪的意思是不听神的话，那么人什么时候开始不听神的话？圣经故事说，人睁开眼睛自己思想的时候，便开始背叛神的教导。个人写作所表现和延续的或者正是这种罪。

古人有载道文，今人庶几无之。文以载道，文以明道，意皆在道，文则如梯，明道可弃。今人之文，

意在立道，是谓以文立道，或谓人为自己立法；如是，意在立道，是谓以文立道，或谓人为自己立法；如是，道附文焉，道衰文盛。古代载道文章，欲令众生知乎耻止乎礼，心有畏惧；现代自道文章，于偶在软弱躯体中发现大光明，以前偶见片刻光明已感目眩者，如今却知太阳近在咫尺而非遥远。如是，古道失，新道立。旧废新立因由，显于文章？

古今之辩大抵属今人之辩，属今人与古人之辩，更多情形下属今人和今人之古人之辩。古道已久远，今道欲自立。故今人常言，古道乃古人之道，古而久之，必不宜于今人；今人需法今人之道，欲作新人，必立新道。然欲立新言，难免乖违旧章，乖违旧章，势需申言今道之远胜古道。欲矫枉，必过正；不过正，则无力矫枉。如是，琢磨近人思想文章，则为门槛。据识者之见，今世流行之古今思想辩争，肇端于十七十八世纪之现代启蒙运动。随此肇端，一种尽脱族性和地域特征之抽象人和抽象国家观念，渐成大势，且渐大渐远，成席卷之势。古人云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土。今人观之，王道不废，则无以立天下大同之人道。世人多许今道以文明先进，别乎古道之冥顽落后。社会型态之进化，似与个人心智之养成同样，亦有长大

成熟之态势。有疑于社会进化之道者，世人多冠以保守之名。所谓保守，意为保守旧道，不循新道，不以革命进化为福祉。

故此，革命与保守之别也随古今之辩而生。此现代西论东来之时，于识者之间，中华古国文明应否随现代化而现代化，亦成古今之争维新守旧之辩。然此辩争于华土更现苦痛，因夹杂东土王道与西土人道之抉择，古今之辩于是始终伴随东西文明之相较。东土诚信之士尤为头痛者，莫过于此东来之西土现代论，设计构筑一种无族群之分无疆土之界、经自由选择而自愿组成大同世界的理念，允诺万邦子民以同等幸福，无有偏私。东土理念，在于圣王明君，以古人道德仪礼教化万民，故天下来朝；东来之现代理念，鼓吹生而平等自由选择，理想社会在于未来，在新新民，在明新德，在未来大同。伊始之时，东西之争尚有教化蛮夷之味；然夫子之道终难抵船坚炮利之惑，故渐次演化为西土之特殊普遍之辩，亦即要中国还是要世界，做中国人还是做现代人。辩争所倚之言语修辞不同，实于开口之前已有孰优孰劣之念。古今之争，始于今人观念犯难之时。西土继启蒙运动之后，遂有浪漫派反而动之。有为古者执言者曰，吾曾遇德人、法人，

或其他人等，然从未见过“人”。值此之时，民族主义兴，逆启蒙而动。古语有云，反者道之动。有西土识者，目浪漫派为启蒙之道反，是故同为现代之道。而今华土开明之士，常詫乎主族群纷争之论，言民族大义必称危险。此未必尽皆不察所致，因民族之义确为开明大道之危之险。如有未察之处，则在未能体察两者或属同道。此道之外，或另有古道存焉？

然莫非古道乃古人之道，今人需今人之道乎？有古道热肠者，欲于革命保守两端之间，申言古道可濡染今人，但需现代化。一言之，是谓古道今道之综合；另言之，是谓古道今道之妥协。此种综合妥协于华土思想，影响之大莫过于现代儒言。现代儒者，大抵多开明之士，非如古代儒者多依附并辩护王道政治，于现代人道理念和美好的自由社会颇多同情，故常主儒家本有民主之道，更不乏自由之义。然此种综合或者妥协，根本言之，是否以及于何种程度可复古道之精神，可救今道之偏失，似仍属未定之数。现代观念大举东来之时，有深谙东土古道如鲁迅者，即不以此综合和妥协为可能之道。现代儒者，大抵是看不惯或是要超越鲁迅的。常闻鲁迅是革命的，是维新的；但鲁迅是否因此就不明白古久的，不解华土思想精髓的？鲁迅

的狂人从五千年故纸堆里据说看到的只是两个字，那就是吃人。于是，无论维新的还是欲推旧出新的，大多以为鲁迅的狂人即是鲁迅。境内教授多申论鲁之革命维新，继而形变为所谓国民性批判问题；化外儒者常以为鲁之古道修为不够，失于思想革命性。

所谓狂人，常在尊古循旧者眼中为狂，行事言语出乎常规，故世人皆以之为疯为狂；狂人必现狂人面目，若非疯狂面具，其行事言语轻则失誉乡里，重则有悖祖宗礼法，或属可杀。此无甚怪异，今人亦常借心智失常为由以求减罪乃至免罚。狂人之狂，究其实，乃去旧立新之佯狂。故国文明五千年，岂吃人两个字了得？鲁迅浸染古道不可谓不深，何以造一狂人，于故纸堆里仅看出吃人两字？其父早丧，据说与中药有关，以此心有纠葛？此为一现代心理解法。古道训练不够，失乎革命幻想？大凡言此，必古道修为甚高者，且了悟革命维新之失。狂人之言，结于解救孩子之呼吁。孩子为新生命，无旧气息。狂人心智类于孩子，能言古旧人所不能言。狂人谓故纸堆里写着吃人两字，何以仅今之狂人能见？

狂人眼中之人显然别于前此之“人”，狂人之“人”乃现代人。前此之人，皆非“人”，非真正享受自由

和明白平等之人。乡里友朋，兄弟父母，皆循天地君亲师之旧礼待人接物；于现代狂人而言，习惯礼俗不可忍受，为新人新生命之束缚。故狂人眼里，兄弟父母皆参与谋划吃人，唯孩子无辜，但有被吃之忧。所谓被吃，大抵乃谓生于吃人之乡，恐长大亦学得吃人之心智，传承吃人之旧习。于是，新人永无立锥之地，新法新世界自然遥遥无期。故吃人之可怖在于，无辜新人新生命在吃人氛围中成长为吃人族一员。吃人根本在于“吃”新人，新人按古例需受温良恭俭让之旧道，于是渐染旧气。在狂人看来，旧例是吃人，旧人为非人，与新人全不相容；在古道看来，狂人的现代观念若非心智失常，定是背弃祖宗礼法。现代狂人愕然故纸堆之吃人本质，因狂人之“人”全然为新；若非释之为心智失常，习俗惯礼或愕然狂人之胆大包天，因狂人之“人”前此闻所未闻。于双方而言，或此或彼，为一抉择，无其他妥协之路可言。

鲁迅之狂人即鲁迅乎？无论朋友抑或敌人，似多以为如此。显然，狂人的疯狂态是更引人兴趣的。狂人的疯狂态昭示了日后华土新人的道路，故疯言狂语为文本主体，以救救孩子的呼声作结。然鲁迅毕竟不是狂人，因为狂人恢复常态之后，竟然做官去了，鲁

迅却要写作救人。鲁迅轻描淡写一句，并无解释为何狂人不狂之后却要做官。狂人不狂之后，似乎也狡猾了许多，不再日记心路授人以柄。华土名士向来是不屑做官的，至少嘴上如此。古道初定之时，夫子身边弟子惑而问曰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问其政，求之欤，抑与之欤？”子贡以问答曰：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欤？”（《论语·学而第一》）现代华土新人，大抵至今也是不屑做官的。然其先驱形象，发了一阵子疯癫之后，却于醒来之后，竟然又反向发了一次疯——做官去了。似乎忘掉了救救孩子的狂言痴语，自觉加入到吃人行列中去了。狂人做官，求之欤，抑与之欤？狂人没有说，鲁迅也没有说。是为了救孩子，还是为了吃孩子？狂人没有说，鲁迅也没有说。是为孩子未来幸福着想，还是以保存古法旧道为念？狂人没有说，鲁迅也没有说。狂人不狂之后，是堕落了，还是觉醒了？狂人没有说，鲁迅也没有说。新人古道，孰重孰轻，在此在彼？这是个问题。华土此后续貂之想，大多纠缠于轻重之论，然未必皆明狂人之狂与不狂。

现代狂人发狂之时，自然是革命的，而革命大抵为属血气之年轻人的事业，为新青年的理想，但鲁迅

未必因此是属血气的，尽管常乐于为属血气的青年呐喊助威。鲁迅所记与金心异之交谈，实不难见鲁迅对新事业之迟疑，且这迟疑似非一时之想而已。不过，鲁迅似未如现代儒者开明，不以为新旧事业可以相辅相成，却似认定两者不可相容，乃非此即彼之择。故问访客金心异，少数醒而痛苦者是否应该打破老房子，惊醒于其中熟睡而幸福的大多数人，从而将清醒之痛传染开来。鲁迅受益于尼采多为人知，然此问更类泰西远哲柏拉图洞穴之喻。据此说，久寓洞穴得见阳光之囚徒返回洞穴之后，需重新习惯囚牢之黑暗生活，若过于鲁莽露骨炫耀，或遭笑话，或有性命之虞（《理想国》，514A-517A）。现代狂人在狂态中显然颇为露骨，不知含蓄，定不以泰西夫子之论为然；而鲁迅于此露骨状颇有警惕，故对金心异之劝有迟疑之心，其新人形象必以狂人面目出现，或亦因此而得做官之路。

若以鲁迅仅与新人新青年同道，未必全得其意；责其未明古道精髓，似更难通。无论推进抑或超越之说，于古道于鲁迅甚至于今道或稍欠妥当。鲁迅似以为新人与旧法实难共存，故必择其一。然而谁的去路好，唯有天知道。新法许诺更美好的生活，旧法危如累卵，如新法确能诱惑，是否值得一博，不试如何明了？历

史大约多在这种赌博中进行，赢得新生活自然是好的，输了也未必通盘输于旧生活。若干深谋远虑的启蒙分子许下的或者就是这种赌博，然诸多后人则改此赌博为历史命定。历史命定后有两种样式，一为铁板钉钉的历史规律，再为投身民族的存在运命，后者可谓前者之校改，而再显历史之赌博面目。原本，启蒙者于骨子里或对此赌博并无必胜把握，然为赢得大局，必放手而搏。是谓不过正，无以矫枉。是以鲁迅某处曾言如此之意：若轻声细语温文尔雅请命革新，大约革新的热情很快就扑灭了，也就不会有什么革新了；要有所革新，则必过之，始可有所成。故鲁迅虽质疑金心异，却也领其邀请。或因此，鲁迅虽对新事业无不迟疑，对青年的鼓励却始终是热情的。鲁迅的热肠之心是有名的，但他的冷鬼之气也人所共知。冷热如何并存，却是难缠问题。

大约高明过于鲁迅者，至少同样高明者，深察其言语，洞悉其心意，方下超越鲁迅（因此也超越“五四”）之断语。若否，或未得其冷，仅名流之言泛泛之语焉。大多现代儒者，是不以鲁迅之狂人为然的。然若因而以为鲁迅之狂人不过现代轻狂之语未得夫子古言奥语，此论未知于今于古是否切当，于鲁则定然不妥。鲁迅

读夫子之精细，若不胜亦当不输今儒。未得夫子精义云云，大抵因为今儒远比鲁迅更现代，而非更近古。华土古今西东之论，现多名流硕儒说法，眼光深于鲁迅之狂人者，未必不可数，明于鲁迅者，或少而更少。鸿儒大师多以为鲁迅于夫子之道的理解是浅薄的，如果不是偏执的。缘皆尽于狂人狂语，起于狂人不语焉。

集中所收文章，早者作于五六年前，晚者新近匆匆完成，大半为近年旅寄香港之新作，小半则为以前窝居北京之旧文。年轻是属血气的，浅薄稚嫩，处处可见。所集文章，并无涉及鲁迅。再读旧作，发现血气甚重，竟敢大而无当贸然，大抵年轻不知深浅之故。华土思潮变化万端，常不离古今西东之议。此偶涉之，概未能免俗故，或亦有宿命因由。常闻华土多知古通今学贯中西之士，然知古通今未必心在古今之辩，学贯中西未必意属西中问题。年轻目短气盛，常有语之过当过大，然未敢僭妄而言文化，贸然测度东风西风之世纪更迭。现今鸿儒大师多文化人士，然华土现代文化鼻祖之一鲁迅却学得尼采心法，冷对现代文化热潮，有文化偏至之论。于此而言，鲁迅大抵是不够文化，不甚现代的。因鲁夫子对言必称希腊（文化）者不很感冒，对语必是之乎者也者亦颇有嫌隙。

鲁夫子之彷徨大抵是有道理的，缘因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尽管岁岁年年人不同。鲁夫子的冷面孔渐渐远了，中国文化之花自是更加茂盛了。或许，待到文化之花浪漫时，蓦然回首，斯人却在意兴阑珊处。麻烦的鲁夫子死了，文化还活得很好，谁的去路好？鲁夫子似不敢自承知道，然知道者大约不在少，无论知今道者抑或知古道者。鲁夫子虽不吝呐喊，却也不掩彷徨。传说，生活会越来越好，知识要不断进步；大约，夫子的彷徨也因此过时了。

鲁夫子选择与年轻作伴，自然是不介意年轻之鲁莽的。现今华土西典依然学步，中学亦未复盛。新文化之时，鲁夫子曾劝青年人勿读古书，后人多罪之。然而，或许他是有其苦衷的。意欲革命的现代年轻人，读古书或确不适宜，因结果难免不今不古，落得尴尬场面。于今观之，鲁迅的劝告大概只是时代所限，因为认真聆听的未必很多，以之为误的自不在少。鲁迅为对为错，自有识者辨之。然结局似确如其所料，不今不古。未知属其劝告之罪，抑属其眼光之远。或许，鲁迅比革命的更革命，比怀疑革命的更怀疑。鲁夫子的不读古书之劝，或如美利坚之理想，意在寻得新大陆，而有新世界新人类。然而华土毕竟是久远的，鲁

夫子深知真正的心智革新远比社会革命为难。做中国人还是做现代人，大概鲁迅以为是矛盾的，不可妥协，故有此劝；大约后人属意鱼和熊掌兼得之想，鲁迅竟以为乃水火不容之实。谁的去路更好，谁的想法更对，却需问何为好坏，何为对错。如今，中学西化了，古学今化了，原古之心，或不在少，但原古之道，或唯今道可缘。鲁迅曾寄望年轻人决绝直前，不再回望；泰西圣书有载，回望堕落即倾之城，顿变盐柱。如今，盐柱似进化而为盐城，挡了旧路直路，原古道者或苦苦绕道而行，或安享城内风光。无论如何，直截的路却是没有了。

集小文微，如有些许抬脚欲窥路径之意，则幸甚矣。结而集之，亦有告别之意。文章短浅，多浮泛之言少得当之论，未始上得路途。题之《思绪现代》，所谓现代，雅言之，西路东来古道今缘之思；实言之，西语东言无有体统之谓。聊绪短篇，以遮血气之鲁莽，求精神之审慎。稚言嫩语，贻笑大方；年轻是不以此为耻的，故集中文字大抵一仍其旧。其中，或有改动，大小不一。写作时有快乐，时有煎熬。快乐需要分享，煎熬需要陪伴。写作这些文章的岁月里，一直不离众多师友亲朋的引导帮忙、分享陪伴，非谢字所能尽意，此不一一。

然思路至此，需向前及明眼前辈刘小枫教授表示敬意和谢忱；无其引领，此集此绪自无可能。文章结编，上海三联书店的倪为国先生不吝鼓励，辛劳非少，亦当感谢。此集文章写作，于我个人而言，难离歉疚之情。前后写作的日子里，一直离不开妻子的一贯支持和默默付出。而在她最无助最需要照顾的时候，我却只能在北京作短暂逗留，随即匆匆折回香港，继续读书写字。故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盈盈，然集中谬误自当留以醒己。

2001年7月草于香港

2003年6月改于鲁汶